

●王宗义

“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科学解读

摘 要 文献资源共享是图书馆活动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如果将它的应用内涵无限放大,自然会导致实践中的迷惘。应将这一理念的应用界定在图书馆服务资源共同利用的框架之内,并正确认识社会文献运动中读者/用户的地位,从而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活动提供科学的发展思考,营造文献资源共享工作的健康社会氛围。参考文献 13。

关键词 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服务资源共享 科学解释 社会文献运动过程 读者/用户分享

分类号 G253

ABSTRACT "Document resource sharing" is a specific concept in library activities. To prevent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actices, we should define it clearly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reader/user in social document movement. 13 refs.

KEY WORDS Document resource sharing. Library service resource sharing. Scientific explanation. Social document movement process. Reader/user sharing.

CLASS NUMBER G253

在中国图书馆实践中,各级各类的文献资源共享活动已经有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全国图书协调活动,到当代网络环境下的文献编目信息共享、数字文献资源共建、网上信息资源传递等,成功的事例举不胜举。尽管各个地区之间还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但在图书馆整体服务能力提升方面的实际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这一过程中虽然有种种波折或矛盾,但都在实践探索中逐步获得解决,稳步地推动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活动的前行。

但是,在社会公众中逐渐普及的“文献资源共享”观念,屡屡与图书馆管理活动发生冲撞,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始终尽心尽责地实践这一理念的图书馆管理者,处于了某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图书馆是社会生活中最先应用“资源共享”理念的领域之一,如今却屡屡遭到行业内外同一理念持有者的杯葛,这样的悖反似乎不可思议。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图书馆界自身对“资源共享”这一现代理念未能保持理性的态度,未曾坚持科学的界定,也未有清晰明了的社会宣示;于是,“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科学内涵被善意地曲解并悄然放大,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泛社会性的集体误读;最终,非理性解读的理念内涵广泛流播,必然导致实践工作者面临本来不应有的尴尬。

因此,必须厘清“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基本内涵,界定其应用范畴,并向社会提供科学的阐释,从而

在最大程度上消减社会与公众的误解,使图书馆活动得到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1 “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学术解读

在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持制订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中,关于资源共享作过这样的表述:“每个图书馆的藏书都有其独特性。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图书馆能收藏公众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因此,图书馆应该通过为读者提供其他图书馆的资源来大力加强服务工作。图书馆应当参加所有层次的资源共享计划,包括地方、地区、全国和国际性的计划,与拥有信息资源的各类图书馆合作。”^[1]

在此之前,黄宗忠教授曾经给出这样的阐释:“书刊资源共享一直是图书馆网络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馆际互借工作是图书馆网络最经常的活动。通过互借既能更广泛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提供书刊的利用率,又能减轻图书馆的采购、库存和管理上的压力。”^[2]

吴建中博士在《21 世纪图书馆新论》中转述了澳大利亚学者戈曼教授(G. E. Gorman)的见解。戈曼教授将资源共享的优势归纳为四点,即扩大资源、系统收集、确保专藏、节省经费^[3]。

于良芝博士 2003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中,没有将“资源共享”作为一个正式的科学概念。认为:“图书馆合作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书馆,为了

改进服务及/或减少成本,本着互利原则而开展的文献、书目、人员、服务、发展规划等的交换与安排,有时也称为‘资源共享’。”^[4]

以上摘引的部分描述,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的结论:在图书馆活动领域的资源共享,主要是指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领域的馆际合作,这种合作的目标,是让众多的图书馆各自的文献收藏,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性文献资源体系。由此,参加合作的各个图书馆都有了一个提供广泛、深入社会服务的资源保障。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随着电子文献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界对“资源共享”的解释出现了多样性。肖希明教授的《文献资源共享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一本专题研讨的重要著述,他将国际专业界的各种观点作了系统梳理以后,提出了两点见解。一是不能把图书馆文献资源以外的其他功能也作为共享资源;二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文献生产、保存和文献信息交流的形式等等,随着网络环境的形成而有了重大变化,社会用户(包括图书馆文献的读者)获取文献的途径大大拓宽。所以,有必要用“文献资源共享”来替代“图书馆资源共享”^[5]。

肖希明教授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各种专业研讨与宣传中,“文献资源共享”概念,逐渐成为中国图书馆界主流话语体系中的标志性语词。

图书馆界始料未及的是,当社会普遍接受这个概念,各种图书馆用户开始把获得图书馆优质的服务作为“资源共享”的实践时,种种不和谐就开始出现了,由此引发的关于图书馆服务缺失的舆论批评,也大多以“文献资源共享”作为理论依据。为此,图书馆学界不得不开始寻找维护自身利益的理由,由范并思教授在2004年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论坛”上率先提出,并在一些专业刊物上开始了“图书馆权利”问题讨论^[6]。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即维护“图书馆权利”,是为了避免“来自社会的、团体的、组织的、个人的对图书馆完成社会职责的干扰”^[7]。

笔者以为,这样的“权利研究”应该属于一种被动的无奈应对,问题的症结或许不在“图书馆权利”,而在于“文献资源共享”理念在当代实践领域中的非理性阐释。

2 “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实践解读

肖希明教授主张的“文献资源共享”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实践范畴,具体的指向是:“文献的出版、印

刷、发行部门、图书馆、情报机构、政府信息机构、档案机构等文献资源子系统之间展开的广泛合作和文献信息交流。”^[8]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献资源共享”替代“图书馆资源共享”是完全正确的,图书馆实践的目标,就是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将更多的不同来源和不同载体形态的文献,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自身开展社会服务的资源。戈曼教授在1996年回答吴建中的访谈的时候,也曾有过类似的预测,她从学术交流结构、电子技术对传统模式的冲击等方面,已经预示了图书馆资源共享活动将要发生的变化^[9]。

在当代中国图书馆活动中,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正在从初期共建共享,走向面对用户的资源全面整合。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活动从系统内图书馆的文献资源的协调建设与服务共享,逐步实现了跨系统、跨地区的服务组织建立,各种图书馆组织(尽管没有正式的联盟名称)共同建设的庞大文献资源系统,极大地加强了各级各系统图书馆的读者/用户服务能力,也为图书馆服务的良好氛围打下了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系统或地区的图书馆网络,开始与科技、教育、经济等网络连通,试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文献、信息资源的整合,探索图书馆与各种专业性信息服务机构建立共同的社会服务平台^[10]。中国图书馆事业在这样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前景绝无悲观可言。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文献资源共享”原本是图书馆活动中一个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而形成的科学理念,也为图书馆活动描画了科学的发展前景:就是通过科学整合当代文献生产、流通、提供社会服务的各个环节,形成更全面可靠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为更好地开展社会文献信息服务奠定基础。

可是,在近年来的中国图书馆学的一些研究与宣传中,这个理念的实践范畴被无限放大了。在信息经济、知识社会等语词环境的烘托下,在争取知识平等,维护社会公平等大众舆论的氛围中,“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既定内涵,已经悄然演化为“让全社会获得文献/知识资源普遍共享”。我们并不怀疑理念扩展者的良苦用心,以及他们对当代图书馆活动前景的理想描绘。真正的问题在于,“知识平等”、“社会公平”等社会发展目标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图书馆可以,也必须在其中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公共理念与当代图书馆的具体活动直接衔接起来,并作为衡量各项举措的标准。在传统的专业

理论研究中,它本来涉及到一个图书馆功能与职责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拟以后单独撰文讨论,此处不再展开。

当然,这样的“资源共享”概念误读,并不仅仅发生在图书馆界,当代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类似的误读事例也着实不少。众多领域的集体误读,自然地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偏颇。于是,不问当代社会具体国情,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可能,盲目释放出种种“平等”要求,“资源共享”作为一个界定模糊,但又十分容易被人们接受的词语,成为社会非理性观念泛化的支撑。

理论阐述的混乱,社会舆论的偏颇,必然造成公众认知的偏差。于是,我们看到了要求国家图书馆敞开大门,平等满足所有不同层面的“读者要求”;报章上出现了希望获得图书馆服务而又拒绝任何制度约束的责难;……种种脱离实际的要求,究其理论依据,仅仅是一种原始而简陋的“社会公平”理想,以及“资源共享”等所谓大众化理念。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图书馆实践领域,尤其是管理层面的决策迷惘就成为一种必然。

假如走进国际视野,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类似理想主义流派的学术观点一直在专业学术研究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历史传承,但此类非理性的社会要求或公众责难具体事例,在社会经济活动发达,公众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似乎未曾出现过^[11]。这或许能启迪我们深入地反思这一社会现象何以能够产生。

3 “文献资源共享”的实践范畴界定

梳理了“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科学内涵,理清了理念与现实悖反的主要原由,促使图书馆界对这个概念作出理性的阐述,确定它在实践范畴中的基本内容。

首先,需要弄清“文献资源共享”概念中的活动主体是谁;其次,需要认识图书馆读者,包括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用户,他们在社会文献运动过程中的角色、地位是怎样的;弄清了以上两个问题,才能比较清醒地探索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实践重心究竟在哪里。也只有弄清了以上问题,图书馆才能坦荡地应对社会的非理性诘问,摆脱喧嚣的舆论干扰,踏踏实实地做好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为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奠定科学的基础。

3.1 “文献资源共享”的主体

通过前面的理论与实践梳理,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文献资源共享的主体就是图书馆。单个的图书馆通过合作,或建立图书馆网,或称为图书馆联盟,形成了“文献资源共享”理念实践的有形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各个成员馆原先用于社会服务的文献资源是有限的,通过合作组织和信息网络的支撑,将各自集藏的文献资源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上,从而为公众服务的开展提供更可靠的资源保障。

如果用通俗的方式表达,原先的单个图书馆,开展对外服务只能依赖自身有限的馆藏文献资源;而通过初级阶段的图书馆合作(图书馆联盟),或是目前设想的最高级的图情机构与其他专业信息研究机构资源整合,各个图书馆的服务资源就获得了巨大的支撑,服务能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增强。所谓“共享”,就是单个图书馆共享了所有合作网络内图书馆的资源,甚至可能共享其他专业信息研究机构的资源。有了这样的资源环境,图书馆向社会的不同读者或用户提供充分的优质服务才是可能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献资源共享”才是一个可以实践的理念。

3.2 社会文献运动过程中读者/用户的地位

把图书馆合作形成的服务资源共享,误读为社会公众的知识共享,原因有许多,不是本文能一一分析的。但探讨一下社会文献运动过程中读者/用户的地位问题,或许可以起一点从源头上梳理的作用。

回溯到文献产生的原始时代,当文献生产者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用文字记录和载体形式公诸于世时,其目的就不可能是“藏私”,而是在寻求思想成果的“社会分享”。

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社会实际,图书馆员应该注意到,每一项具体的思想成果,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出现“全社会共享”的盛况。在文化尚未普及的年代,文盲拿着书本惟有崇敬而无法阅读;在现代工业社会,科盲手捧科技文献却无法理解其中的精义;在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当代环境中,任何专业学科文献都只拥有特定读者/社会用户群体。因此,图书馆员面对的也只能是不同信息的分享者个体。这些,原本是图书馆员常识范畴内的事物。

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每一个具体的读者或图书馆用户,他们希望在图书馆得到的,或希望通过图书馆服务中获取的,只能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文献。这个领域可能是一个学科的基础系统文献,也可能是一个专门课题的前沿动态报道或相关信息。图书馆的丰富文献资源集藏,对读者/用户而言,仅仅是

一个概念。任何具体的文献及其内容需求都是个性化的,他们可能还会要求了解文献(思想成果)的生产者及其相关文献信息,但无须关心文献的制作者,无须关注流通渠道,更无须了解文献资源集藏状态。因为,具体的每一个读者/用户,仅仅是前人思想成果(文献资源)的一个个具体分享者。

面对思想成果主要交流载体的文献,个体分享者可以通过购买、相互传阅、向图书馆要求提供借阅服务等方式获取。就社会文献运动整体而言,上述各种方式中,获得图书馆服务无疑是比较经济和有效的读者/用户选择。文献资源在进入图书馆集藏以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用理论上无疑是最佳的。而一旦图书馆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么,馆藏文献的社会效用就有可能随着合作的规模而成倍扩大。也就是说,各个图书馆通过服务资源的共享,为个体分享者提供了更好的文献服务。

3.3 当代环境下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活动的重心

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普及和科技活动发达,催生了巨量的思想成果分享个体要求,进一步汇成了庞大的社会文献需求。公共文化服务的图书馆活动模式(包括学校、科研机构的各种类型图书馆,即便是他们的传统服务活动,也同样是满足一个个不同思想成果的个体分享要求)也就是在这种社会需求下得以萌芽、诞生和发展的。它可能会在某种社会平等的口号下促成,但若没有巨大社会需求为前提,各种口号就无法变为现实。具体客观的社会需求与特定时期的宣传口号,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颠倒。因为,社会需求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宣传口号则是因时而异的。

当代信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专业活动的前沿发展,也在继续证明着社会文献运动过程中读者/用户的个体分享者地位。例如,近年来世界上图书馆社会服务研究的最前沿课题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向图书馆读者/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定制服务。

网络信息传递时代的到来,曾经让思想成果的交流载体变得虚幻起来。开始时,思想成果的个体分享者从网络的快速便利中获得巨大的乐趣,似乎任何思想成果都可以在网络环境中随意获取,并普遍“共享”了,也为图书馆开出了“消亡”的通知单。但是,巨量信息的网上堆积很快引出了网络信息资源“一英里宽,一英寸深”的叹息。如同身在图书馆而没有书目指引,没有参考咨询服务一般,大部分读者/用户很快迷失于网络资源的海洋,才重新意识到新出现的

网络信息资源交流环境同样要经过专业人员整理,才能保证——“快速而有效的信息获取”——思想成果个体分享者欲望的实现。

网络资源的庞大数量,使得图书馆工作者不能按照传统文献管理的模式去全面整合社会各领域生发的所有文献信息资源并提供服务。于是就改变了思路,通过了解读者/用户的具体需求,根据他们的个体分享要求,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从网络资源的大海中,搜寻出相关的知识成果,用个性化定制、信息推送等方式提供专业性更强的文献定向服务。

在这样的新型服务模式创建中,我们能够进一步看清“文献资源共享”的内涵。专业程度更高的个性化信息定制与推送服务,前提不仅要求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员具备很好的专业能力,更需要在专业服务人员背后建立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专业信息机构之间的良好合作——多种载体、不同来源的文献资源组织整理与系统集成,强化提供个性化信息定制服务的图书馆员开展工作所必需的“资源共享基础”。而对于获得文献服务的每一个具体读者/用户而言,网络内外的文献组织、管理乃至资源共享,不是他们所需要关心的问题,他们无须了解各个图书馆文献集藏规模以及不同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乃至图书馆与其他专业信息机构的文献资源共享程度,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如何能够最快地获得自己希望分享的那一份思想文化成果。

3.4 关于“服务成本/管理投入”在“文献资源共享”中的地位

上个世纪末,黄纯元等学者在提出文献资源服务的“存取”理论时,曾清醒地指出了社会文献资源的利用过程中,有着一个“获取成本”问题^[12]。上海地区图书馆合作活动历史的调查表明,图书馆建立资源共享体系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一份或少量文献资源提供多馆合作并共享。当某些文献的读者/用户使用率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增加复本收藏,可能比馆际合作的“存取”模式更为经济,因此也更为科学。这也印证了近代图书馆活动模式所蕴涵的市场经济社会内在规律: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就是社会用最小的文献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社会利用效应^[13]。因此,论证满足读者/用户服务需求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是否科学合理,还必须引入服务成本管理的思考。

文献利用的社会成本问题,首先可以从读者/用户的行为反映出来,当个体的读者/用户,面对书店陈放的海量出版物时,购买全部自己所需书刊显然不是

经济的做法,而通过图书馆服务,“分享”自己无力购买的书籍,就是一种自然的理性选择。作为理性思考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图书馆也必须考虑资金投入的最有效应用。具体地说,就是必须核算提供读者/用户文献服务的“社会成本”问题,研究如何把图书馆获得的文献资源建设资金运用到最合理的程度。此时,盲目而鲁莽的文献资源普遍共享目标,显然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图书馆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哪些文献是必须进入资源共享范畴的,哪些是无须进入“图书馆合作——文献资源共享”范畴的文献。当一本普通图书在各个图书馆之间反复传递的过程中,各图书馆为之付出的管理、运输等资金消耗,可能远远超出了书刊本身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图书馆为反复传递作出的支付,完全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图书,或是更多的复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馆增加一些复本的实际服务效果也许更好,毕竟多个复本同时流通与少量复本的循环流转,对于读者/用户而言,其获取机会和获取质量自然是前者效果更好些。

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注意认识的片面性,盲目地将各个不同图书馆所有馆藏文献纳入资源共享体系,同样也不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尤其是公众文化服务的文献服务领域,读者的文献专指度是非常低的,一种需求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文献服务给予满足,简单地强调满足一切读者需求,只能是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以往的图书馆研究往往不会重视这种现象,甚至不了解这种现象,其原因则在于我国图书馆现行的经济管理机制,将“文献投入”与“管理投入”,在资金管理门类和渠道上作了严格的区分,理论研究者也大多没有察觉这一问题。由此,社会文化发展资源的事实空耗,也就被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共享成果”数字理所当然地淹没了。

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服务能力,需要图书馆人认真研究事业发展的

科学规律,探索如何在文献资源不足的环境中获得最佳社会服务效果的各种工作模式。这是一个需要反复探索和不断修正的实践过程,我们对此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仔细分析各种具体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差异,眉毛胡子一把抓,统统交给“资源共享”理念去解决,不是理性的作法;再解决不了就直接上升到“信息公平”的高度进行臧否,同样是非理性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 林祖藻译.公共图书馆发展指南.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43
- 2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298
- 3 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新论(第二版).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120
- 4 于良芝.图书馆学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20
- 5,8 肖希明.文献资源共享理论与实践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62
- 6 范并思.论图书馆人的权利意识.图书馆建设,2005(2)
- 7 李国新.图书馆权利的定位、实现与维护.图书馆建设,2005(1)
- 9 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展望——访谈录.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6:131
- 10 胡昌平.面向用户的资源整合与服务平台建设战略.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2)
- 11 王宗义.“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解读.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5)
- 12 黄纯元等.上海地区信息资源的现状.图书馆杂志,1999(7)
- 13 王宗义.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地位与职能的思考.图书馆情报工作,2002(1)

王宗义 副研究馆员,在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杂志》编辑部工作。通信地址:上海淮海中路1555号。邮编200031。

(来稿时间:2005-04-22)

欢迎订阅《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报》是文化部主管,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国家级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期刊,被评为中国优秀图书馆学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期刊和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2006年征订工作已经开始。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代号2—408。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负责国外发行,国外代号Q184。2006年增加印张,每期定价13元,全年78元。本刊编辑部零售。

也可在本刊编辑部订阅。在编辑部直接订购的个人订户,每期优惠价10元(含寄费)。编辑部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邮编100081。电话88545141。订阅方式可以直接汇款,在汇款单上写明订户名称、地址、邮编、份数。也可银行转账。开户名称:中国图书馆学会。开户银行:北京银行魏公村支行。账号:01090303200120105049050。